# 許茂和他的女兒們

原著：周克芹
改編：許謀清
繪畫：徐恒瑜

許茂不愧是許茂，找到龍慶，他裝出一副無奈的神情，壓着嗓子說：「支書，過些日子，女兒、女婿、外孫們來一大堆，我可沒咒念吶……」龍慶明白了：「你做生？忘了忘了，我再考慮考慮吧……」

然而，到底還是九姑娘作了主。這天下午，許茂吃驚地看見一個背着挎包的中年女同志直端端地向着他家走來了，老九許琴提着人家的行李，和龍慶一同陪着她笑着，談着。

那個女同志一進門，就被滿院的花草樹木吸引住了，並沒有發現拿着竹箍、躲在柴禾垛那邊的許茂。九姑娘淘氣地向老漢投去詭譎的一瞥，可老漢是個要面子的人，心裏不快，嘴裏卻說：「歡迎！歡迎！」

顏龍慶把顏組長安頓下，就要召集支委會。顏少春走出來，順手拿起一把鋤頭，笑着說：「大隊這兩天在忙着做結算，白天不要開會了，我下地看看。許琴領路！」

顏少春跟着許琴來到地裏，立刻被一群婦女圍上了，「這個工作組真怪，下地幹活吶！」「你貴姓？」許琴告訴大家：「她姓顏。」「什麼？還有姓『鹽』的？哈哈……」

經過幾天深入的調查，顏少春對葫蘆壩的情況有了基本的了解。晚上，她坐在燈下，正閱讀着龍慶送來的一份近期生產計劃和一份葫蘆壩遠景規劃草稿，她被這份草稿的內容深深打動了。

連環畫連載（十一）

# 掃帚梅

任林舉

鄉愁的胎記

秋日將盡，落葉紛紛。在北方，還能夠迎風盛開於園林邊緣、道路兩側的花朵，大概也只有波斯菊了。當地人堅持把這種花兒叫掃帚梅。其實，除了掃帚梅它們還有不少雅致的名字——秋英、秋櫻、大波斯菊、八瓣梅、金露梅等。這裏的人們之所以要在眾多的名字中選了掃帚梅，大約是因為更貼近自己的「鄉土」一些吧！

這時節，天地間的濁氣下沉，清氣上升，天空往往呈現出沒有雜質的水藍，陽光也格外明亮，只是令人擔憂的寒意常常隨着風的來去而露出「狐狸尾巴」。但掃帚梅似乎並不想過多理會步步緊迫的寒冷，那些熱烈的季節既然已經歸屬於別人，它們只能抓住最後的時機，猛烈釋放生命裏積攢下來的能量。雪白、水粉、深紫、艷紅地盛放；在風中忘情地舞動；像無所顧忌的狂歡，或由巨大不甘所支配的抗爭，既嬌艷動人，也楚楚可憐。

這花朵，本是命薄福淺之物，遠富貴，耐苦寒，只喜歡貧瘠之地，忌肥水，又忌溫熱，平生所需，無非一把瘦土、幾縷陽光。雖然身子纖細羸弱，但滿枝滿頭的花朵卻讓她們看起來充滿了難以抑制的生機與活力。如果把她們種植在肥水充足的土壤裏，她們反而只長枝葉，而不能開花。日久，便如肥胖症患者一樣，因為淺淺的根基難以支撐起巨大的身體而倒伏於地。也許，這就是命吧！

多年前，我的一個遠房侄女，在一個偏僻的小山村裏出落成了一個水靈靈的少女，表哥覺得把這樣「出彩」的女兒放在荒村野舍有點兒可惜，就商量先把她放在我家裏鍛煉兩年，長長見識和能耐，再謀發展。

侄女來了以後，新衣、美食，養尊處優，很快便白了胖了，卻也很快沒有了先前的靈秀之氣。日益變得肥厚的臉頰和粗壯的腰身，儘管有價值不菲的花衣包裹，卻再也找不到當初穿着寬寬大大的粗布衣服時那種楚楚動人。目光在樓群間游弋，也完全不似在莊稼和樹木間穿梭時那麼自如，滯澀、黯然之中常常流露出淡淡的憂傷。日子一久，漸成抑鬱，沒辦法，表哥只能把女兒接回去。

回鄉後，她重又是風裏雨裏、田間地頭，粗食、粗布加粗活兒，但人卻精神靈動如初了，就像魚兒回到了水裏。時光對她來說，彷彿並不是流水而是膏油，粗糲的生活，反把她打磨得更加俏麗、水潤，如一個成了精的小狐狸。

再見時，我問她以前的毛病是不是好了，她說：「叔，一回到鄉下，什麼毛病都沒了。我就是享不了城裏的福啊！」我知道那是自嘲，但還是從她的臉上讀到了一個十分複雜的表情，感覺有一點兒坦然也有一點兒無奈，有一點兒溫順也有一點兒淒涼。那一刻，我突然就聯想起村路兩側的掃帚梅。

# 一個七○後和一群九○後的故事

郭一鳴

維港看雲

青春歲月，可以如歌如詩，可以如夢如幻。前幾天聽到一個青春的故事，十幾名九○後，跟隨一名七○後，在黃河中游山西、河南一帶，小浪底和三門峽附近的山間河畔和懸崖峭壁上，與各種鳥類一起度過五年，為了拍攝一部紀錄片，他們稱之為自然電影。

「當時我們在懸崖邊拍攝，突然主攝影就從我面前掉下去，我整個人都矇了，腦子裏一空白，他可是家裏的獨子啊，我們的片子也完了！」孫寧說，「那是二○一八年，當時我們的片子已經拍了差不多八成，如果這時候主攝影出事了，那我們所有的付出就全白費了」，孫寧站在我面前一邊說一邊比畫，「沒想到奇跡出現，擇一從我腳底下位置爬起來，原來他掉下去時被石頭掛住，只受一點皮外傷」。七○後的孫寧是這部名為《鷺世界》紀錄片的導演，九○後范擇一是主攝影師，正因為這段驚險的經歷，《鷺世界》的主角，一隻歷經磨難的蒼鷺，被取名為「澤一」。

我用孫寧的手提電腦看《鷺世界》（全片八十七分鐘），開頭已有一種震撼的感覺，富有張力的畫面、獨特的寫生視角、充滿詩意的色彩，鏡頭背後處處流露一種年輕人的好奇心，也許還有悲天憫人的情懷，我也說不清楚，總之一下子就把我帶進蒼鷺、金眶鴴、大天鵝、黑鸛等十多種鳥類生活的世界：黃河、蒼穹、峻嶺、峭壁，還有潺潺小溪、風中小草、漫天飛雪，影片以主角「澤一」在鷺媽媽「陸平」長達三十天的孵化後終於破殼出生，開始牠坎坷艱難、充滿挑戰的一生為主線，以唯美鏡頭和令人內心顫動的故事和畫面，讚美母愛和生命力，帶出對人類社會發展與鳥類及自然的關係這一非常富有現實意義的思考。我對內地自然電影了解不多，但曾經看過BBC的《飛禽傳》（The Life of Birds），這是一部由大衛艾登堡（David Attenborough）撰稿及主持的自然紀錄片，首播於一九九八年，這是專門介紹不同鳥類的進化及生存環境的作品，一共十集，每集五十分鐘，我只看了當中一部分，不知道大衛艾登堡是否也拍攝蒼鷺，但我認為《鷺世界》的藝術水準，絕對可以媲美《飛禽傳》，不同的是，大衛艾登堡生於一九二六年，一九五二年加入BBC，而孫寧生於一九七二年，九十年代大學畢業後曾在大學任教，後來進入河南電視台當導演，再後來在鄭州成立了工作室。

「我們的團隊我年齡最大，其他都是九○後，他們大學畢業後就跟我一起幹，我們以拍商業廣告賺錢『養』拍攝紀錄片，《鷺世界》是我們共同的夢想，前後拍了五年，總共投入一千多萬元，我到處籌錢，曾經到了發不出薪水、彈盡糧絕的境地，但是這班年輕人沒有怨言沒有後悔，甚至有人主動提出暫時不發工資」。孫寧介紹拍攝過程不無感慨，對他團隊的小夥伴們讚賞有加，「為了拍攝金眶鴴破殼的鏡頭，我們因為算錯時間，在山上連續守了十四天，烈日如烤，大家的衣服濕透了擰乾，乾了再濕透。其實拍攝期間差點出事的不止主攝影師范擇一，還有一個女孩子從高處摔傷了，但她也沒有退出」。孫寧講完微微一笑，我才發現他的下巴留有一撮小鬍子，有點「一笑風雲過」的輕鬆瀟灑，我對他和這個有理想、有才華又實幹的年輕人團隊，充滿敬意。

▲《鷺世界》講述鳥類生活的世界
◀自然電影《鷺世界》海報 資料圖片 作者供圖

《鷺世界》作為中國第一部全景聲自然電影正在排期公映，年底前將在內地各大院線正式上映，雖然這不是一部商業電影，更沒有大名鼎鼎的創作和演出陣容，只有名不見經傳的孫寧和一班九○後的團隊，但我看好這部自然電影會叫好叫座。近年內地大力推動環保意識，一句「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深入人心，這部影片所帶出的思考非常及時，最難得是這部紀錄片有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主角「澤一」的出色演技絕對不遜大牌明星呢。孫寧說他沒有來過香港，希望不久的將來，他和他的年輕夥伴們有機會帶着《鷺世界》來香港上映，和香港的年輕人互相交流。

# 劉瑾干政

祝　勇

故宮建築

對於正德皇帝而言，世界上最可愛的人唯有劉瑾。朱厚照當太子時就是劉瑾侍奉，因此劉瑾深得朱厚照歡心。朱厚照登基後，自然賦予劉瑾大權。劉瑾的權力有多大呢？在「事業的巔峰期，他不僅總領東廠、西廠、內廠、錦衣衛四大特務機構，對滿朝文武有生殺大權，而且代皇帝擬旨，直接決定朝廷事務。這種不經過宰輔機構直接下達的旨意，被稱為「中旨」，是違反祖制的。所謂「中旨」，實際上已成「劉旨」，劉瑾已成皇帝，成為王朝事業的最高決策者，而這個決策者，大字都不識幾筐（朱元璋規定「內臣不得識字」），只能在自己的宅裏豢養幾名文士，替劉瑾，也替皇帝擬旨。不僅內閣的權力被抽空，連皇帝的權力也被掏空了。劉瑾的府第，成為真正的「內閣」，而紫禁城裏的內閣，則成了擺設。內閣輔臣們，終於可以安心下棋了。

原本，宦官不得習字、干政，明宣宗時，為了牽制內閣的權力，開始讓司禮監的宦官習字，逐漸開始干政，並且掌握了「票擬」，就是代皇帝批答臣僚章奏，再呈皇帝裁決的權力，形成了內閣與司禮監的雙軌輔政。官宦與宦官，猶如一台天平的兩翼，儘管處於支點上的皇帝起着平衡的作用，但只有在少數時期（如弘治時期），文官集團與宦官集團形成了難得的團結局面（離不開懷恩的努力），在大多時段裏，雙方進行着此消彼長的權力競賽，而且，是惡性的競爭。由於宦官近水樓台，容易受皇帝寵信，並且掌握了東廠、西廠、錦衣衛這些特務機構，可以不經司法程序抓捕大臣，不經審判處決大臣，加上司禮監宦官有「批紅」，甚至代皇帝擬「中旨」的權力，權力的天平常常傾向宦官，使宦官終於成為明代政治的腫瘤。

但權力似糖，有誘惑性，更有腐蝕性，權力越大，危險也就越大，無論胡惟庸、張居正這些文臣，還是劉瑾、魏忠賢這些宦官，下場都慘不忍睹，罪名五花八門，比如「謀逆」，真正的原因，其實是權力太大，讓皇帝害怕。清朝對宦官權力進行限制，反而使宦官得以幸免，在歷史舞台上「全身」而退，年羹堯、和珅這些權傾一時的大臣則分別被雍正、嘉慶賜死，原因不言而喻。權力需要制約，良性的制約不僅有利於社稷，其實也有利於從政者自身，只是不撞南牆不回頭是人的本性，縱然有那麼多的覆車之戒，但是當一個人（無論他是文官還是宦官）面對權力的蠱惑，他絕然不會罷手，就像一個在賭局中殺紅了眼的賭客，直至折戟沉沙，血本無歸，才悔之晚矣。

內閣安靜了，乾清宮安靜了，所謂的「皇上」，實際上成了乾清宮那把龍椅的代稱，它的主人，則去向不明。此時的帝都，最忙碌的只有兩個地方，一個是豹房，另一個就是劉瑾的家。皇帝在豹房忙玩樂，劉瑾在家裏替他打理「江山」，以皇帝的名義號令天下，增減賦稅，調撥兵馬。王世貞《弇山堂別集》說：「大權一歸於瑾，天下不復知有朝廷矣。」

但大臣們並不安心，相反，他們的心隨着劉瑾的得勢而愈發憂心。反對劉瑾的下場是什麼，他們都十分清楚。東廠、西廠、內廠、錦衣衛的監獄裏，各種酷刑正對他們拭目以待。那些酷刑，極具創造性，幾乎把人類的想像力開發到了極致。比如在西廠

▲電影《太極張三丰》中，孫建魁飾演的劉瑾　資料圖片

，有一種刑罰叫「彈琵琶」，名字有一點風花雪月，其實極為兇殘。所謂「琵琶」，是指「琵琶骨」，也就是鎖骨（也有人認為琵琶骨指的是肩胛骨）。每當轉移重要的犯人時，一條長長的鎖鏈就會穿過鎖骨，讓犯人無法逃脫。把犯人上身脫光，他上身的骨胳，也正如一隻琵琶——琵琶的弦軸，對應的就是琵琶骨，再往下每一節都對應着肋骨。行刑時把受刑者的手腳捆住，用這一把鋒利的刀在鎖骨和肋骨之間來回彈撥。我想，行刑人的姿態是優雅、從容的，表情是氣定神閒的，有如佳人彈奏琵琶，但伴隨他手指舞動的，不是美妙的樂聲，而是犯人的哀嚎。《明史》卷七十三《刑法志》載：「其最酷者曰琵琶，每上，百骨盡脫，汗如雨下，死而復生，如是者二三次，荼酷之下，何獄不成。」**（「內閣長夜」之四，標題為編者所加）**